

海上千春住玉环

苏沧桑

“玉环山……在海中，周围五百余里，去郡二百里，上有流水，洁白如玉，因以为名。”这是《太平寰宇记》卷九十九关于我的故乡玉环的记载。

玉环位于东海之滨、浙江之东、台州最南端，由楚门半岛、玉环本岛以及一百多个外围离岛组成，是徐霞客、谢灵运笔下的海上仙山、世外桃源。五千年来，兼有山仁水智的故乡人，依从心灵的声音休养生息，创造了农耕文化、海洋文化、移民文化水乳交融的独特文明。离开玉环三十年了，故乡留在嗅觉、视觉、听觉里的记忆却从不曾淡忘，随着岁月的流逝，反而日渐清晰。

每个人的故乡一定都有一份“香”的记忆。我的“香”则来自土地，来自大海。

浓郁的是漫山遍野的文旦柚花，恬淡的是后山带雨的桃林，清新的是井水镇西瓜、阳光蒸腾下的稻浪，一年一场大雪后整个大地的气息……熟的香味是粮食、果实散发出来的，文旦柚飘香，番薯粉圆从锅里逸出热气，除夕前夜的手打年糕刚出石臼……海风每时每刻清冽得如同刚从云里出生，海蜈蚣、望潮、虾狗弹、水潺、牡蛎、梅筒鱼、岩头蟹、海螺蛸等等刚打捞上来的小海鲜，散发着比海风更清冽的气息，煮熟端上餐桌时，才知道什么叫“鲜甜”。每一个来过玉环的人都说，玉环人太有口福了。

来自大地的味道像母亲，来自大海的味道像父亲。香味渗透在世世代代故乡人的骨血里、精神里，将玉环女人滋养得肌肤白嫩、骨格玲珑、气质灵动，加之见惯惊涛骇浪、生死离别，因而大气豁达，敢爱敢恨，敢做敢当，将玉环男人锻造得骨格健壮，酒量惊人，聪明，豪放，幽默，自信，有本事。

而故乡的色彩，则随季节变化而不同，但均如泼墨般磅礴大气。大片的蓝是天和海，大片的绿是郁郁葱葱但不太高的群山，大片的嫩黄是谷雨后的油菜花，大片的金黄自然是霜降后的丰腴。

奇特的，是黑沙滩、黑泥涂，缎子般光滑细腻，在阳光或月光下闪闪发亮，故乡人赤着脚，从黑色的泥沙中讨来大海的馈赠——鱼虾蟹海藻牡蛎海带等，还有盐。更神奇的是坎门后沙的潮水退去后，黑沙滩上会现出一幅幅“沙滩画”，有的像白桦林，有的像巨幅山水，有的像几棵白菜，有的像梵高的星空。孩子们在吹泡泡堆沙玩，恋人在拌嘴，老人在自拍。人们从东沙滩渔港的山坡拾级而上，站在古老的灯塔前眺望东海，观看或抚摸海洋文明留下的痕迹。黑沙滩，从前的讨海谋生处，此时的旅游怀旧地。

最斑斓的，是漩门湾湿地的花海。楚门半岛和玉环本岛之间的漩门湾曾经是一个鬼门关，渡船在惊涛骇浪和巨大的漩涡中行进，命悬一线。漩门湾大坝筑成后变成了通途，如今，这里成了一个巨大的湿地公园，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所在。小船静静划过碧水，白色的水鸟划开蓝天引路，一条黑色鲤鱼跃上船头时，一片广袤的花海如3D电影扑面而来，雏菊、薰衣草、格桑花……一望无际。我曾看见一位离乡多年的老人站在花海中久久不动，像定格在一幅油画里，然后，风吹落了他眼角的一滴泪。

还有一种少见的奇异色彩，是大片粉红到金黄的过渡，环绕着整个玉环岛：连绵不断的一排排篾席在海边依次排开，上面晒着各种鱼鲞，新鲜的鱼肉是粉红色的，经过太阳的暴晒，会慢慢变成金黄色。阳光将篾席和鱼鲞的影子投在地上，地上便像盛开着花朵，绵长的海岸线像印花彩缎，将玉环环绕成一个粉红色的、金黄色的“玉环”。

黑色的夜，璀璨的灯火，夜色中的玉环像遥远的天上的街市。千年古刹、文玲书院、楚洲文化城、龙溪山里、石峰山村曼里、干江白马舌交织着古老与新文化的曼彩。我的母亲和姑娘妈妈们常怀着虔诚之心，去寺庙里住上几日，祈祷词的第一句是“国泰民安”。我的邻居老大哥、我的高中女同学、我的八十多岁仍风度翩翩的

中学老师，常去书院、文化城看书，跳交谊舞，唱越剧，为《曲桥》文学杂志写一篇散文。而去“山里”看海，是故乡年轻人的新时尚，摊开四肢，躺在被重新赋予文化气息的村庄里，可俯瞰浩瀚东海、万亩盐田，可进书香亭读书，可在山顶找萤火虫，看一整条银河从海平面冉冉升起。来自五湖四海的音乐人聚拢而成的“放牛班”，以山里为家，创作、演奏、唱歌，为人们举办别样的“光阴故事”同学会，这些闲眼方式，原本都是别人的故乡才有的。如今，越来越多像“山里”这样深具人文气息的地方，正从沙滩边、泥土里冒出来。

五千年来，故乡不绝如缕的香味和色彩里，跳跃着一个个水珠般悦耳的声音，落进每一个游子的梦里叮当作响。流水声，风声，涛声，锄地当声，扬谷哗哗声，船帆呼呼声，撒网唰唰声，哈哈大笑声，喝酒划拳“嗷嗷嗷”声……

最有趣的，是听故乡人聊天。玉环由温州人、福建人移民而来，加上本地人，一个小海岛便有三种完全不同的方言：漩门湾以北，是以农耕文化为主的楚门、清港、芦浦、龙溪等江南小镇，说的是台州方言，漩门湾以南是更靠近大海的海港渔村，说的是闽南语、温州话。然而大家交流起来居然毫不费劲，要么说对方的语言加手舞足蹈，要么讲玉环普通话，再也没有这里人那里人之分之隔，早已是同舟共济的一家人。

外乡人的声音如一股细流，也慢慢融入了玉环的乡音里。一个叫洪世清的老艺术家，把生命里最宝贵的时光给了我的故乡，在孤岛大鹿岛上以石镌形，创作了近百件令世人惊艳的海洋动物岩雕，涛声里至今仿佛还回荡着叮叮叮的凿岩声。来自邻县却错将他乡作故乡的父母官们，青丝渐成白发，说起话来也“好用好用”（好的）的了。还有跨海大桥脚手架上穿橘红色衣服的毛头小伙子们，玉环湖贯通工程的治水专家们、建筑工人们，骑着电瓶车穿梭在球网厂、家具厂和大街小巷的四

川人、江西人、湖南人，他们有的就租住在我家小院旁，门口晒着花花绿绿的衣服，门前扫得干干净净，低矮的房子里，飘出的不是玉环当地的台州话、闽南话、温州话，而是辣椒炒肉的血香。

站在大海边侧耳倾听，还会听到更多新的声音。

大麦屿港口，细浪拍打着“中远之星”号白色客轮，发出唰唰——哗的声音，又一次迎来了宝岛台湾的自驾考察团。大麦屿港是浙江离台湾最近的县级一类口岸，是浙江乃至华东地区赴台的最佳海上通道，也是台州继厦门之后，大陆第二、浙江第一个实现两岸车辆“登陆”的城市。如今客、货直航都已常态化运行，玉环人去台湾，真正成了说走就走的旅行。

乐清湾方向，传来轰隆隆和滋滋啦啦的声音。玉环连接温州等地的乐清湾跨海大桥即将完工，架桥机轰轰作响，焊接钢板火花飞溅处，有汗水滴答……当这些声音骤然停止，代替它们的是车轮时速一百公里的唰唰声，原本两小时的路程，只需二十分钟。而不久之后，玉环岛三个不同的方向，会响起更多轰轰隆隆叮叮当当的声音，一拔铁铲，将第一次将“高铁”“轻轨”这些字眼种入玉环的历史里，三条高铁延伸段、轻轨和跨海大桥，如同玉环岛拥抱世界的臂膀，腾飞起舞的双翼。

我曾经很羡慕别人的故乡，故乡很富足，故乡人很自信，但曾处于交通末端的故乡像一个离群索居、不被关注的人，有着难以言说的自卑，如同多年前作为一个中国人，我走在异国洁净的街头时的复杂心情。而如今，玉环从孤悬于大海之上的小海岛，实现了向海湾城市的华丽转身，除了美，经济综合实力更居全国海岛县首位。更难能可贵的是，故乡大地上弥漫着的，始终是蓬勃的气息，洁净的气息，故乡这棵大树上，正郁郁葱葱生长着新的骨肉和精气神。

“蓬莱清浅在人间，海上千春住玉环。”清代王咏霓在咏颂玉环时，不会想到，2017年的谷雨来到故乡时，玉环岛被一场春雨变成了“玉环市”，人们被这场金色的谷雨淋湿，欣喜自豪，奔走相告，我也是其中一个。一字之差背后，是一个新的春天的开始，是千万个新的春天的开始。小满时节，我又一次踏进了故乡的娘家小院，石榴树上传来一声青翠欲滴的鸟鸣，鸟鸣是树的内心，树的内心如同故乡的内心，青翠欲滴，从未老去。我将嘴唇围成一个圆圈，像对一个刚刚诞生的婴儿，轻轻说了声：玉环市，你好！祝福你！

半日闲谭

立夏已过，暑气日升；白昼拉长，衣袖渐短。沉闷干热的空气让置身室外变成一种身心俱疲的煎熬。遮阳伞、太阳镜、防晒服纷纷涌现于街头巷尾，宣示着北京的夏天真的来临。

更迭的四季让人类的生活规律又富有变化。祖祖辈辈传承的生活经验告诉我们什么季节该做什么事，该做怎样的调整。随季而变的不仅是衣着打扮，还有饮食起居、出行方式，当然也包括休闲方式。

春天踏青，秋日登山，冬季滑雪，夏日最适合的莫过于游泳了。炎炎夏日，离开燥热的土地，让身心投入到清凉的水中，感受一份与“热世”隔绝的清爽，实在是一件幸福惬意的事。虽说现在室内游泳馆科技加持，四季恒温，一年四季都可游泳，但夏季和游泳依旧是最适合的搭配，没有了夏季的炎炎，游泳带来的那份难得的舒适也随之减少。

游泳在中国可谓一项古技。《诗经》中《国风·邶风·谷风》就有“就其深矣，方之舟之；就其浅矣，泳之游之”。说明早在周代，古人就已会游泳。《庄子》中也记载孔子“观游”的故事。“孔子观于吕梁”时，于“鼃鼃鱼鳖之所不能游”之处“见一丈夫游之”，“以为有苦而欲死”，还派弟子去拯救，结果发现此人“数百步而出，被发行歌而游于塘下”何以惊叹于此人的泳技，好奇他何以练就。此人回答“吾生于陵而安于陵，故也；长于水而安于水，性也；不知吾所以然而然，命也”。说到底，是长久生活于水边所自然练就的生活技能。《北游录·纪闻上》记载渔民“入水捕鱼，口啜一，手捕其二，跃岸称贺”。游泳是古代用于捕鱼的看家本事，但是嘴里的捕鱼活动，“跃岸称贺”表明这更像是一段展示水性的表演，古人泳技好到怎样可见一斑。

适应生存、捕鱼谋生之外，游泳更是古代作战的重要技能。《资治通鉴》记载，五代十国时期，“弘农王遣将冷业将水军屯平江……楚王殷遣岳州刺史许德勋将兵拒之。冷业进屯朗口，德勋使善游者五十人，以木枝叶覆其首，持长刀浮江而下，夜犯其营，且举火，业军中惊扰。德以大军进击，大破之……”用“木枝叶”作掩护，以“善游者”作为偷袭力量并且成功大破敌军，可见五代十国期间将游泳用于军事战争已然很成熟。今时脑中绘起这幅战争画面，也会感叹许德勋巧思无限。

只是有别于古代将游泳主要作为谋生作战技能，今时的游泳更多扮演着休闲健身的功用。尤其是健身，游泳以其热量消耗高、关节压力小、增强心肺功能、老少皆宜的特点渐成人们瘦身塑形的优选。不久前清华大学要求从2017级的本科新生开始，除特殊原因外，必须通过游泳测试，否则不予颁发毕业证，算是让游泳上升到一个新高度。很多人对此事提出质疑，其实不妨换个角度想，如果要选择一项作为体测达标、强身健体的运动形式，游泳是不是一个很好的选项呢？相比于跑步，关节损伤少；相比于篮球、足球，身体对抗少；还能掌握一项求生技能，学游

夏日炎炎，何不不同游

文紫啸

泳衣不是一举多得的选择？何况将游泳考试与毕业证挂钩是清华大学的老传统，“育人至上，体魄与人格并重”本就是清华大学长期秉持的教育观。

当然学会游泳不只是为了健身或是拿毕业证，也是为更好体验一份夏日难得的休闲之趣。烈日当空，酷暑难耐，室外活动唯恐避之不及，周身浸入水中，瞬时烦热尽退。那份在水中无拘无束、快速穿行仿若置身另一份时空的自由感和轻松感，不会游泳的人自是难以理解，徒有羡慕情了。

而这份游泳的快感往往越在儿时印象越深。与水亲密接触，与伙伴一同畅游的快乐成为很多人儿时的美好回忆。

在沈从文笔下，游泳是一件颇具趣味的事。沈从文曾详细谈过水与他的写作的关系，水在其童年的记忆中有着太深的印记。在《卒伍》中，“溺水”成为一个绕不开的词，而对于“溺水”的生动描绘也足见其在沈从文心中难以忘怀的印记——“大哥忽然远远的来了，就忙把功夫显出来，一个案子打到河中间去，近视眼的大哥就不会见到了。或者一个两个把身子翻睡到水中，只剩一个头盖鼻孔在水面，远远看去正象一些小瓢……”这般灵动形象的细节刻画，仿佛一幅颇具趣意的动画闪现在眼前。游泳，是一根通往记忆深处的线，连接着这些人们曾经无忧无虑的少年时光。

写到这里，忽然想起了同在北京打拼的几位发小，那是和我一起上学，一起攒钱买漫画，一起在暑假结伴去泳池的兄弟们。初中毕业后，大家见面的机会越来越少，即使同在一个城市工作，也只是几个月聚一次。突然涌出一种冲动，想在这个周末约大家一起去游个泳，而不止是吃个饭。那份水中清爽恣意的翻腾，或许会让我们因为曾经的记忆，找到别样的欢聚的快乐。

人两三分钟就能轻松搞定一张塔的照片，而他却花了整整两天时间。早些年前，古塔还在曲径通幽处、农田地田间，那位拍客在开拍之前，决定先给蓬头垢面的古塔来一次净身。古塔向天而立，风吹过，雨打过，洗过当是第一回。接着，拍客又动手清理古塔周边农民搭建的塑料大棚。而后，他开始等待最佳的拍摄光线，等待天空一朵云的飘过，等待塔的背景里有人在劳作。他甚至纠结天空云朵的形态、背景人物身穿的衣服、颜色应该怎么搭配最佳，一直折腾到天黑。第二天，他又早早起床，继续拍摄晨塔，捕捉太阳升起时刻古塔的瞬间。

千年等一回，古塔应该不会遇见第二位这样虔诚的拍客了。而古塔，才然独立千年，注视当下的生活，观照时代的变迁，它何尝不是一位虔诚的长者？有意思的是，塔是今人的背景，前人又是塔的背景。此刻，脑子里突然闪现一组快进的画面：人们，在千年古塔脚下，一个个接力前行；土地，在千年古塔脚下，一寸寸向海生长……家乡是平的，因为一座千年古塔，游子们的记忆里多了一座高峰。

丝路

——贺一带一路峰会

李军

织锦贯彩虹，
光鲜万里行。
绿荫遮漠迹，
金笛代铜铃。

捻缕缀明珠，
大环聚亲朋。
海天成一色，
灯塔汇繁星。

母亲

郑剑

世上本无所谓最美，
可是这是；
世上并无什么不朽，
可是这是。
从来，并无太多东西让所有人认同，
可是这能；
如今，本无太多东西让你和我感动，
可是这能。

这就是，您的爱，
我的母亲。
这就是，天下儿女们，
共同的心声。

叩问

于韵

你，是什么？生命！
你是温室中的一朵花吗？
默默地开放中
静候枝叶的凋残？
你是空中的一串铃吗？
当微风吹过
发出悦耳的叮咚？
或者，你是天上的一片霞吗？
为那最后一抹绚丽
把自己燃烧得通体透明？

我，该怎样对你？我亲爱的生命！
摘一束防风枝编成细密的藩篱，
再用无优草作顶

搭一座暖身的花房？
唤一群快乐鸟组成欢喜的乐队，
在一曲鸟歌声中
吹送空气波动的涟漪？
或者，用梦的翅膀托起飞翔的身躯，
再把似火的热情
在周身积聚？
告诉我：你，要什么？生命！



雾漫云移（摄影）

夏天公

大地

家乡有塔越千年

周云龙

在已成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家乡位于黄海之滨，这里为什么会有一座塔？民间流传几个说法：一说镇海，一说导航，一说祭奠。一个有阅历、有故事的塔，给人留下不小的想象空间。海春轩塔，为什么可以千年不坏、不倒？千年之间，这里只建造了一座塔，还是只剩下了一座塔？写下千古名篇《岳阳楼记》的范仲淹，曾经在西溪为官多年，应该不止一次围观、仰望过海春轩塔，他留下了什么评价？这些疑问在网上都无法搜索到答案。我大略知道的一点是，海春轩塔，从最初的黄海之滨，发展成集市的中心、小镇的原点，后来退居荒野，沦落边缘，到今天才重新被打造成景点，它的位置、姿势一直没变，变的是脚下这块土地，